

经济怀旧之误：“黄金时代”叙事与菲律宾结构转型

秦北辰 朱珈熠

在 2022 年菲律宾大选中，费迪南德·罗慕尔德兹·马科斯 (Ferdinand Romualdez Marcos, “小马科斯”) 以绝对优势当选。他的父亲费迪南德·马科斯 (Ferdinand Marcos, “老马科斯”) 的当政时期，曾一度被认为是菲律宾的“至暗时刻”。¹然而，在支持者眼中，同样的时期成为了菲律宾经济的“黄金时代”：老马科斯作为一位“政治强人”，大刀阔斧地推进建设，菲律宾的发展充满希望，是亚洲经济的龙头。这也成为了小马科斯获得选举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反，对众多经济学家来说，所谓“黄金时代”，是一个得不到证据支持的“修正主义” (revisionist) 历史叙事，老马科斯时代恰是菲律宾经济落后于周边国家的开始。对所谓“黄金时代”的讨论，出现了大众叙事和经济事实间的巨大分野。

批评者指责小马科斯的团队煽动并利用了这种错误的“黄金时代”叙事，有关争论还远没有结束。本文无意对选举本身进行评论，而是希望探究出现这种怀旧的深层原因。换言之，为什么会有人接受这种扭曲的怀旧叙事？历史学家柯文 (Paul A. Cohen) 曾指出，一段历史可以成为“神话” (myth) 叙事，即被后来者以过去的事件为载体进行修饰与解读，进而对现在产生深刻的影响。²“黄金时代”作为一种这样的叙事出现，背后一定有其社会土壤。更广泛地来看，近年来众多国家民众陷入了类似的“经济怀旧” (economic nostalgia) 情绪之中。³发掘这样的“黄金时代”神话因何流行，对理解菲律宾的政治经济格局、乃至经济怀旧浪潮的出现具备重要意义。

本文认为，菲律宾的结构转型难题是出现经济怀旧的重要原因。制造业发展的停滞，使该国的就业环境与收入水平常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导致了民众对强力改革者的呼唤，特别是希望执政者能动用强力措施稳定就业环境、拉抬收入水平。

一、神话：菲律宾经济的“黄金时代”还是“至暗时刻”？

在有关小马科斯的政治争议中，对老马科斯的评价一直是一个焦点。⁴有传播学研究指出，小马科斯的支持者近年来曾发起系统性的“信息建构” (Disinformation Architect)，即通过商业公司运作与分包工人雇佣，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将马科斯时代包装为“黄金时代”的信息。⁵在人均每日社交媒体使用时间 4 小时以上的菲律宾，⁶大量出现的社交媒体信息极大地影响了大众对老马科斯时代的印象。⁷在对所谓“黄金时代”的怀念下，小马科斯“我们将一起再次崛起” (Sama-sama tayong babangon muli) 的口号极富吸引力。⁸对老马科斯时代的怀旧情绪，被众多政治观察家认为是小马科斯能够胜选的主要因素之一。⁹选举已经结束，对选举本身的争论仍将继续。如上所述，本文不希望继续加入有关本次大选的争论，而是希望讨论出现这种经济怀旧的结构因素。要理解为什么“黄金时代”叙事引起了广泛共鸣，则需要首先回顾“黄金时代”的叙事以及被这种叙事所扭曲的现实。

在追随者眼中，老马科斯时代的菲律宾经济充满希望。社交网络上一则广泛传播的视频称：“马科斯治下二十年是我们国家的黄金时代。”¹⁰另外一则脸书帖子称：“菲律宾在马科斯时代是亚洲最富有的国家——日本只跟在我们后边”，其后还附上了现代化的马尼拉首都剧院与新加坡、韩国同时期破落街景的对比。¹¹在“黄金时代”的叙事中，马科斯治下的菲律宾是亚洲增长最快、经济

最强大、最受尊敬的国家之一。“政治强人”马科斯维持了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强力推动高速的制造业发展与宏伟的基础设施计划，也主导了现代化的酒店与文化场所建设，让这个国家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龙头与标杆，受到其他东亚国家人民的羡慕。因为马科斯的反对者掀起了政治变乱，最终导致了她的下台，这样的增长势头难以持续，菲律宾的经济也长期停滞难以进步。¹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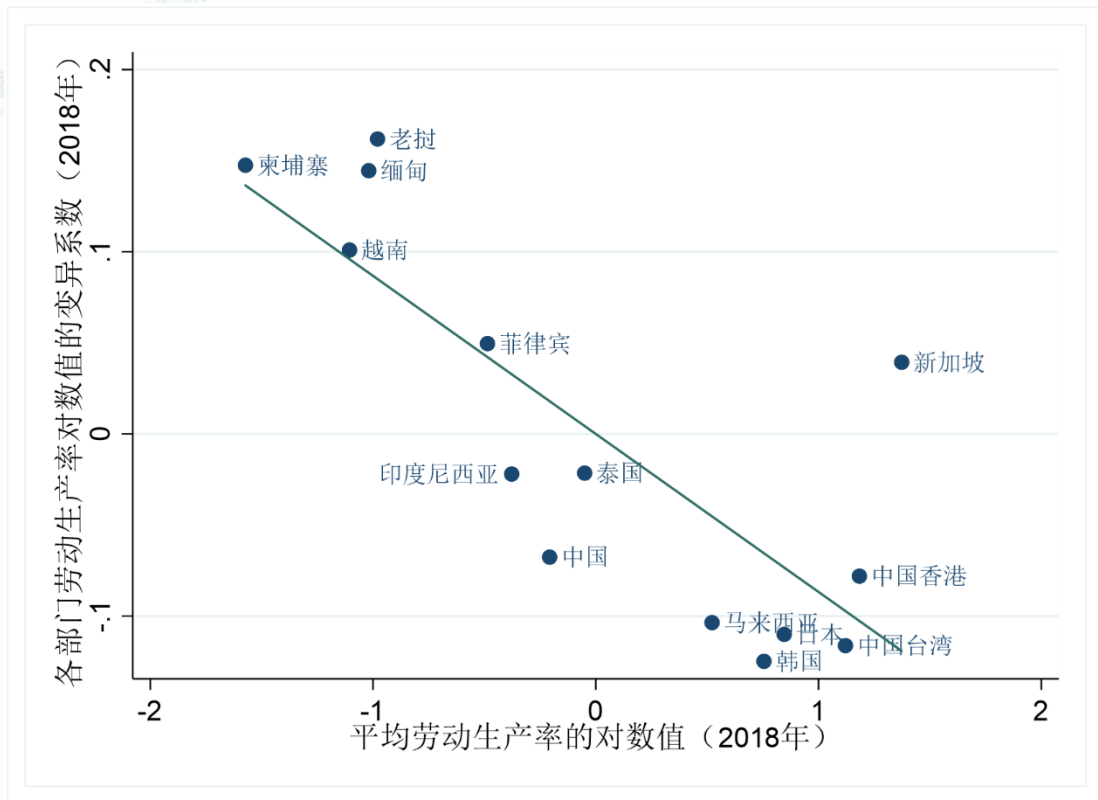
然而，正如小马科斯的母亲伊梅尔达 (Imelda Marcos) 所说，“感知是真实的，而事实未必”。¹³经济数据显示，老马科斯治下的菲律宾经济远非“黄金时代”。菲律宾从未成为“亚洲第一”，与此相反，该国经济在亚洲的排位，正是在马科斯时代出现下跌：以人均 GDP 计算，马科斯首次当选总统的 1965 年，该国人均 GDP 在亚洲排名第 6 位，而到马科斯下台的 1986 年则下降到第 16 位。该国的经济增长在这位“强人”治下也难称迅速。在老马科斯开启威权统治的 1972 年到他下台前的 1985 年，菲律宾 GDP 年均增长率为 3.4%，人均 GDP 年均增长率为 0.82%。¹⁴对二战后的东亚经济体来说，这样的速度远不能称“黄金时代”。同时期泰国与马来西亚的 GDP 增长率分别为 6.51% 与 7.06%，人均 GDP 增长率则分别为 4.14% 和 4.47%。

事实上，正是在老马科斯当政的 20 世纪 70 年代，菲律宾由于经济表现的失色，开始被称为“亚洲病人”。首先，菲律宾丧失了大规模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的机会。在同时期，菲律宾周边的经济体开始积极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吸引境外投资者将劳动密集的生产转移到其境内，借以发展本国制造业。由于 70 年代马科斯治下的菲律宾政治腐败、裙带盛行、政策缺位、支持不足，¹⁵ 该国并未成功吸引境外投资者，在东亚价值链分工格局中规模扩张缓慢、产业升级迟滞。第二，马科斯时代的大规模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是依托在大规模债务增长上的，因而难以持续，也直接导致了此后的衰退与危机。特别是一些承接政府项目的国有企业（或政府支持的私营企业）变为老马科斯用债务所得资金进行利益输送的工具，效率低下且难以依靠自身现金流归还债务。¹⁶1977 年，菲律宾的总债务为 82 亿美元。仅仅五年后，即 1982 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 244 亿美元，体量接近该国 GDP 的 80%。相比之下，泰国 1982 年的债务仍然只有这个数额的一半。¹⁷即便马科斯本人的执政地位继续，考虑到不可持续的外债水平，他执政时期的增长势头也很难得到继续。

二、原因：菲律宾的结构转型难题

“黄金时代”的叙事缺乏经济数据的佐证。然而，这样的叙事为何获得广泛的认同，仍值得探究。这就需要我们跳出选举本身，来关注结构性问题。柯文指出，在一个国家的危急时刻，特定的历史故事成为了大众的希望寄托，对故事的讲述则成为了表达诉求的方式。因此，客观发生的历史不再是关注的重点，而大众叙事对特定历史的扭曲具备强烈的当代关怀。¹⁸菲律宾所流行的“黄金时代”叙事，体现了该国民众对经济现状的不满。小马科斯正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不满，并巧妙地将这种不满转化为自己的支持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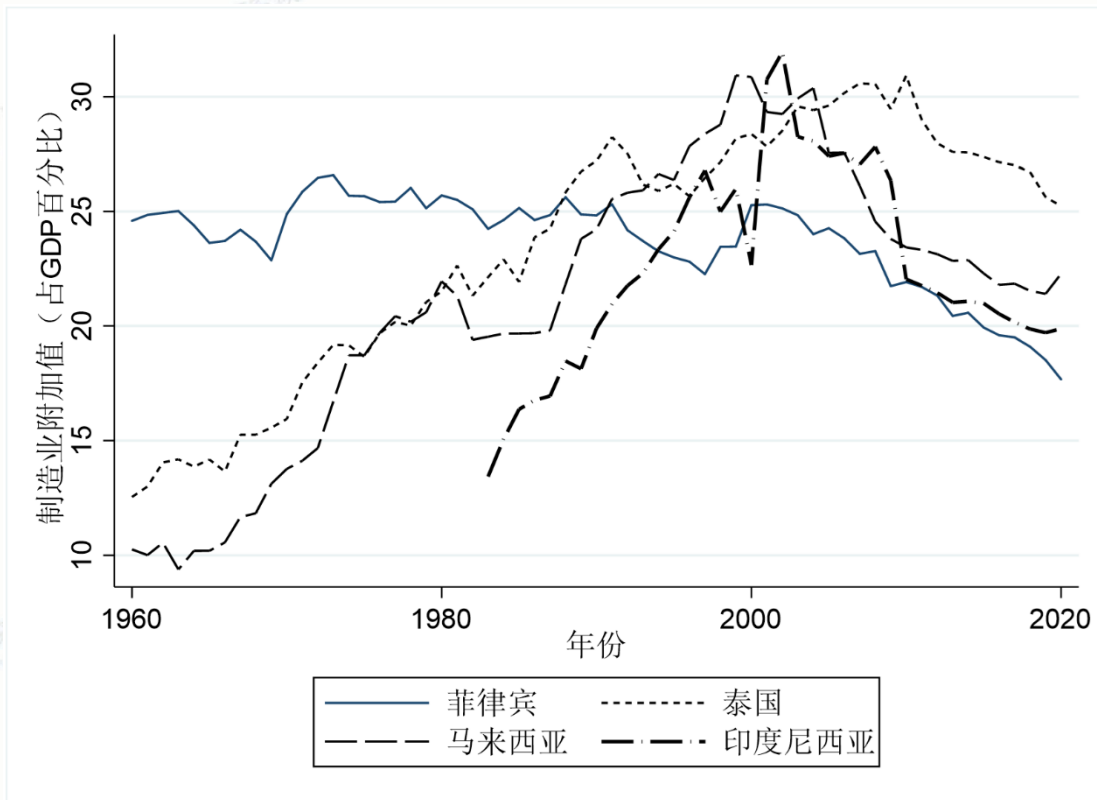
“黄金时代”叙事的土壤何在？新冠肺炎带来的冲击确实重创了该国经济，使 2020 年该国 GDP 负增长达 9.51%，这可能引起民众对稳定发展时期的怀念。然而，相比于老马科斯时代，近年来菲律宾的经济表现要更为出色。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菲律宾经济正经历了近 20 年的持续经济增长，经济潜在增长率也稳步上升。¹⁹在 2010 年与 2019 年间，该国平均增长速度达到 6.4%，与中国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持平、甚至偶尔超越。这是该国战后经济扩张最为迅速的一段时期，在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整体减速的背景下，菲律宾这样的成绩显得尤为亮眼。²⁰为何一些菲律宾民众不怀念新世纪以来的高速增长势头，反而去相信老马科斯时代是“黄金时代”的叙事呢？



图一 东亚经济体部门间生产率差距与平均生产率水平的关系 (2018) ²¹

数据来源: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菲律宾近二十年的经济增长中结构转型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的缺乏, 是出现这样经济怀旧的重要原因。结构转型是指经济资源从低生产率的活动不断转移到高生产率的活动的过程。²²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结构转型集中表现为制造业的规模扩张和技术升级。²³当下的菲律宾结构转型进程较慢, 落后于区域其他中等收入国家, 也存在通过结构转型加速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见图一)。事实上, 2000 年以来, 菲律宾的经济增长主要以服务业的扩张为基础,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常年位居 60% 以上。²⁴同时, 虽然制造业的生产率水平提升较快、出口复杂程度有所提高, 但制造业的相对规模却在缩小, 为东南亚中等收入经济体中最低(见图二)。²⁵



图二 东南亚中等收入国家制造业附加值占比 (1960-2020)

数据来源: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OECD National Accounts data (Data of Philippine 1960-2000).

缺乏结构转型,使经济发展的成果难以由普通民众所共享。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曾指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制造业具备服务业难以替代的拉动就业的优势,生产率增长停滞的中低端服务业往往难以吸收制造业衰落所释放出的劳动力。²⁶因此,制造业的发展也具备其他产业所难有的持续创造就业、确保分配公平、确保社会稳定的作用。²⁷菲律宾的服务业集中于商务外包等中低端产业,难以确保大规模的就业增长与和经济增长相匹配的收入增长,也导致该国人均收入增长长期慢于经济增长。目前,菲律宾的总就业中超过 75% 为非正式就业,而这类就业机会往往报酬较低、对劳动力的福利保障较差。²⁸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工作机会有限,众多菲律宾人被迫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在世界各地从事护理、家政等工作。²⁹

因此,民众也就开始怀念起就业环境与收入水平更为稳定的老马科斯时代。老马科斯时代的菲律宾虽然并未实现跨越性的制造业发展与结构转型,却保持了制造业增加值与就业份额的基本稳定(见图二)。依靠债务与援助支持的制造业发展虽难说持续,但在资金链条出现问题前,确实出现了今日所缺乏的制造业稳步发展与劳动力的稳定就业。³⁰此外,70年代正处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急速发展的前夜,当时的菲律宾经济对外来波动的敏感程度远不及今天,这也使民众获得稳定的工作与收入的能力要高于当下。³¹事实上,在众多媒体报道中,“稳定的企业工作”、“稳定的经济环境”都是菲律宾民众怀念“黄金时代”的首要诉求,且相关民意调查也佐证了民众对“经济稳定”的重视。³²

怎样解决这样的结构转型难题?有关研究显示,后发国家结构转型中政府需要扮演积极作用,特别是在科技研发、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领域解决相关投资者所面临的瓶颈问题。³³然而,菲律宾中央政府长期财政能力有限、官僚体系松散,难以承担起相关任务。事实上,分散、腐败、低效的行政系统难以应对社会治安危机、提供公共物品、助力经济增长、保障稳定就业。菲律宾根深蒂固的家族政治传统又令打破现有利益格局的政治与经济改革十分困难。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民众开始寄望于一个强力改革者打破现有格局、实行政治与经济改革,这也成为该国近年来呼唤“强人政治”声音日盛的原因之一。杜特特的上台,即是这种对“强人政治”呼唤的体现。³⁴因此,在呼唤“强人”作为改革者解决经济困局的背景下,出现对老马科斯治下“黄金时代”的想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前景：为什么老马科斯不是问题的答案？

结构转型难题的背后，是民众对“强人”改革者稳定就业环境、拉抬收入水平的诉求。这样的诉求是出现经济怀旧的重要原因。然而，老马科斯式的政策恐怕难以达到上述目的，也并非今天菲律宾经济问题的答案。首先，老马科斯所奉行的以国际借贷为基础的国家主导工业化一般效率较低，难以可持续的形成产业发展的基础，也极易被作为庇护主义的租金输送工具。³⁵老马科斯执政后期出现的债务困境与经济动荡，已体现出该模式的难以持续；³⁶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一国的产业发展更难以自外于全球与区域价值链之外。第二，老马科斯式的集权尝试实际上会恶化裙带主义格局，³⁷带来更为低效率的增长和更高层次的不平等。这是因为，统治者往往需要加大利益输送的力度来换取政商精英对他个人确立威权统治的支持。³⁸

菲律宾经济的改善应依赖于适应当今经济格局的政策制定，而非不切实际的经济怀旧。与老马科斯的政策选择相反，政府能否通过建设产业园区等方式积极为出口导向型产业解决瓶颈问题是其中关键。该国 1.1 亿人口中，有近 30% 在 10 至 24 岁之间，具备较大的人口红利。如果能够开启类似于其他东亚经济体“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规模发展带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模式，并在此过程中积极实现产业升级，使参与价值链分工的规模和层次得到增长，则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间的差距就会得到缩小，发展的成果也就能为菲律宾民众所共享。当然，应该意识到，这样的战略能否成功，取决于统治者能否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增强菲律宾政府制定实施理性的经济政策的能力。³⁹

事实上，尽管对经济“黄金时代”的怀念是小马科斯重要的支持来源，他本人及竞选团队在选举期间并未提出较为明确的经济纲领和发展蓝图。小马科斯涉及经济政策的讨论，也更多类似于民粹主义式的承诺，而非有坚实基础和慎重考虑的经济战略。⁴⁰例如，他致力于将每公斤大米的价格降低到 20 菲律宾比索（目前市场售价的三分之一），呼吁政府大额补贴油价稳定基金，承诺恢复已放弃的充满争议且靡费甚剧的巴丹核电站计划等。他模糊的经济政策偏好与不切实际的承诺还曾一度引发市场恐慌。

较为令人乐观的是，小马科斯能清楚区分竞选时期的宣传手段与执政后的经济蓝图。虽然倚赖于对老马科斯时代的经济怀旧获得支持，他似并未打算真正践行父亲的经济路线。从内阁成员的选定到国情咨文的发布，小马科斯很大程度上沿用了杜特尔特经济路线，也意识到了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性。⁴¹然而，对小马科斯来说，相比于解决上述长期的结构性问题，短期面临的约束可能更为紧迫：随着美联储加息进程进一步提速，自 2021 年中期已经开始持续贬值的菲律宾比索势必进一步下跌。由于菲律宾进口结构中原油与煤等体量较大，⁴²随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国内通胀压力也会持续增大，这也会带来国际收支情况的进一步恶化。怎样在全球通胀高企与国际收支恶化的环境下稳定菲律宾经济，是马科斯上任后的优先考虑。⁴³从这个意义上讲，着眼长期的结构性改革在短期内还难以实施，“黄金时代”恐怕尚难出现。

结语

2022 年的菲律宾大选中，部分民众对老马科斯时代的经济怀旧是小马科斯获得支持的重要原因。本文的讨论显示，出现这样的经济怀旧有着深层次的结构原因。菲律宾的结构转型难题带来了不稳定的就业环境与收入水平，导致了民众对强力改革者的呼唤。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政治强人”治下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神话，也就有了大行其道的土壤。

更广泛地来看，菲律宾选民对“政治强人”老马科斯治下“黄金时代”的想象，在世界范围内并非一个孤立的现象。例如部分美国民众对“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认同、巴西右翼分子对军事独裁时期的怀念等，⁴⁴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民粹主义思潮与对来自建制外的“局外人”、“强人政治家”的追捧。⁴⁵这凸显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所带来的政治不满：一方面，加速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使外包的制造业集中于少数具备比较优势的国家，导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现了停滞与衰落，由此产生的劳动力如果不能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则成为了社会稳定的隐患。⁴⁶另一方面，世界发展政策的主流范式 (Paradigm) 经历了重要的转折，去规管、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 逐渐成为政策主流，⁴⁷很多政府难以出台大规模的社会政策因应由一体化进程带来的动荡，也未能积极解决制约生产率更高部门出现的瓶颈问题。⁴⁸面对经济动荡与政府缺位，部分民众开始怀念全球化进程加速前

夜(即二战后至 70 年代)更积极作为的政府(特别是其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进程与保护主义措施),进而通过对类似于“黄金时代”的神话叙事来表达诉求。

然而,事实上民众所怀念的时代远非美好。“政治强人”也许掌握了足以打破现有格局的权力,却往往为了维持这种权力使政治经济局面更为恶化,不能成为强力的改革推动者。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常与政治腐败与裙带关系相结合,其引发的债务也常常不可持续,正像我们在菲律宾看到的一样。经济怀旧的背后,是民众对分配不公与政府公共服务缺位的不满,需要因应当今经济局面的政策设计,而非真的重复当年效率不高的政策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对“黄金时代”的怀念其来有自,但问题的答案在于向前看,而非留恋过去。

秦北辰,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生, 研究国家和区域为菲律宾和东南亚;

朱珈熠,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生, 研究国家和区域为土耳其和中东。

- ¹ 老马科斯曾被指责违法、贪污、滥杀、专制。本文关注于老马科斯时代的经济表现,对政治上的审视不作详述。可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比较的幽灵》,译林出版社 2012 年版。
- ² Paul A. Cohen, “The Contested Past: The Boxers as History and Myth”,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1, No.1, February 1992, pp. 82-113.这方面著名的研究,还包括法国学者热拉尔·热奈特(Gerard Genette)对“故事”的讨论与美国学者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对历史叙事的讨论等,见 Genette & Gérard, *Narrative 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 Vol. 3.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White & Hayden,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19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74.
- ³ D. Medalie, “The Uses of Nostalgia How to Get the Best from An Outbreak of Reminiscence”, *English Studies in Africa*, Vol.53, No.1, pp. 35-44.
- ⁴ 例如,在小马科斯 2016 年竞选副总统期间,他对有关老马科斯时代指责的驳斥,促使马尼拉雅典大学的 500 余位教职员公开发表公开信,谴责小马科斯在“对我们历史的持续故意歪曲”。见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We are not blind to darkness and oppression of Marcos years”, *Inquirer.net*, (March 5, 2016), <https://opinion.inquirer.net/93466/we-are-not-blind-to-darkness-and-oppression-of-marcos-years>, August 1, 2022.
- ⁵ 这包括在政治上肯定老马科斯的“强人政治”治理模式,在经济上赞誉老马科斯时代的宏观稳定与高速发展等。见 Jonathan Corpus Ong and Jason Vincent A. Cabañes, “Architects of Networked Disinformation: Behind the Scenes of Troll Accounts and Fake News Production in the Philippines”, *Newton Tech4Dev Network*, (February 05, 2019), https://scholarworks.umass.edu/communication_faculty_pubs/74/, July 31, 2022.
- ⁶ Simon Kemp, “Digital 2022: The Philippines”, *Datareportal*, (February 15, 2022), <https://datareportal.com/reports/digital-2022-philippines>, July 31, 2022.
- ⁷ Ong Jonathan Corpus, “The World Should Be Worried About a Dictator’s Son’s Apparent Win in the Philippines”, *Time USA*, (May 10, 2022), <https://time.com/6174739/bongbong-marcos-election-philippines/>, August 1, 2022.
- ⁸ Marques Clara Ferreira, “Marcos Comeback Is Running on Manipulated Nostalgia”,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3,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marcos-comeback-is-running-on-manipulated-nostalgia/2022/05/02/67ca7074-ca6c-11ec-b7ee-74f09d827ca6_story.html, August 1, 2022.
- ⁹ Tharoor Ishaan, “In the Philippines, nostalgia for strongmen trumps democracy”,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0,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2/05/10/marcos-duterte-strongman-election-democracy-backslide/>, August 1, 2022.
- ¹⁰ de Reichstadto Ronaldo Felipe, “Golden Achievements of Ferdinand Marcos”, *YouTube*, (April 25, 201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0fsuPU6sr8>, August 1, 2022.
- ¹¹ 原文为他加禄语与英语混合: “Nakamit ng Pilipinas ang Asia’s Richest Country During Marcos Era. Sumunod lang ang Japan Sa Atin”, (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崔千寻老师勘误)。见 Vera Files, “Vera Files Fact Check: PH Not Richest Country In Asia During Marcos Era”, *Vera Files*, (May 27, 2021), <https://verafiles.org/articles/vera-files-fact-check-ph-not-richest-country-asia-during-mar>, July 31, 2022.
- ¹² Reed John, “Marcos myths lift dictator’s son to power in Philippines”, *The Financial Times*, (May 11, 2022), <https://www.ft.com/content/adc60586-9267-43b5-be3b-f44ad4506d2d>, August 1, 2022.
- ¹³ Dogwoof, “The Kingmaker”, *Dogwoof*, <https://watch.dogwoof.com/film/the-kingmaker/>, July 31, 2022.
- ¹⁴ 作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1986 年 2 月 25 日马科斯即因国内政治乱局逃离菲律宾,故 1986 年经济数据并未被算在“马科斯时代”内。
- ¹⁵ Litonjua, M. D., “The state in development theory: The Philippines under Marcos”, *Philippine studies*, Vol. 49. No.3, 2001. pp. 368-398.
- ¹⁶ Samphantharak, Krislert,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in Southeast Asia”, (2019).
- ¹⁷ Emmanuel S de Dios, “The Truth About the Economy Under the Marcos Regime”, *Business World*, (November 16, 2015), <https://econ.upd.edu.ph/perse/?p=5058>, July 31, 2022.

- 18 柯文以塞尔维亚、以色列、苏联、中国、英国和法国在 20 世纪经历严重的危机时的历史叙述作为例子。详见 Paul A Cohen, *History And Popular Memory: The Power of Story in Moments of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 19 Jesus Felipe, Gemma Estrada and Matteo Lanzafame, "The Turnaround in Philippine Growth: From Disappointment to Promising Success",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Vol.62, September 2022, pp. 327-342.
- 20 Ramon L. Clarete, Emmanuel F. Esguerra and Hal Hill, eds., *The Philippine Economy: No Longer the East Asian Exception?*, Singapore: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2018.
- 21 说明：一个东亚经济体的结构转型进程越慢（纵轴，即部门间劳动力生产率差距越大，以各部门生产率的变异系数来衡量），则目前生产率水平越低。这样的负相关关系说明菲律宾的结构转型进程落后于区域其他中等收入国家。这里采用了丹尼·罗德里克 (Dani Rodrik) 的框架。变异系数 $C-V = (\text{标准偏差 SD} / \text{平均值 Mean}) \times 100\%$ 。见 Dani Rodrik, "An African Growth Miracle?",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Vol.27, No.1, January 2018, pp. 10-27.
- 22 生产率 (Productivity) 是指每单位投入的产出，经济学家用以衡量生产过程中的效能。
- 23 这是因为由于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潜力高于中低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的出现又以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为基础。有关制造业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见 Dani Rodrik, "Prospects for Global Economic Convergence Under New Technologies", Brookings,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22/05/Inclusive-future_Technology-new-dynamics-policy-challenges.pdf#page=68, July 31, 2022.
- 24 World Bank, *Growth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Philippines: Winning the Future (English)*, Washington: World Bank Group, 2018.
- 25 菲律宾的出口也因此一向不振，对外常年具备逆差，2020 年菲律宾的可贸易商品赤字已接近 540 亿美元。数据来源：Bangko Sentral ng Pilipinas (菲律宾中央银行)。详见 Bangko Sentral Ng Pilipinas, "Statistics - External Accounts", Bangko Sentral Ng Pilipinas, <https://www.bsp.gov.ph/SitePages/Statistics/External.aspx?TabId=1>, July 31, 2022.
- 26 Dani Rodrik, "Unconditional Convergence in Manufactur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28, No.1, February 2013, pp. 165-204.
- 27 Dani Rodrik, "Why does globalization fuel populism? Economics, culture, and the rise of right-wing populism",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21, No.13, pp. 133-170.
- 28 例如，在 2005 年到 2015 年间，菲律宾的外包呼叫中心 (outsourced call center) 数量以每年 30% 的速度增长，该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17%，然而这类产业中的接线员通常并不是正式雇员，面临较高的失业风险。见 Jeffrey J. Sallaz, *Lives on the Line: How the Philippines Became the World's Call Center Capit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 29 Rhacel Salazar Parreñas, "Discipline and Empower: The State Governance of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86, No.6, August 2021, pp. 1043-1065.
- 30 James K. Boyce, *The Philippin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and Impoverishment in The Marcos Era*,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 31 罗仪馥：《东亚价值链变迁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泰国的经济发展为例》，《东南亚研究》2021 年第 1 期。
- 32 Marques Clara Ferreira, "Marcos Comeback Is Running on Manipulated Nostalgia", Bloomberg, (May 3, 2022),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2-05-02/marcos-favored-in-philippine-presidential-election-thanks-to-misplaced-nostalgia>, August 1, 2022; The Financial Times Ltd, "Marcos Myths Lift Dictator's Son to Power in Philippines", The Financial Times Ltd, <https://www.ft.com/content/adc60586-9267-43b5-be3b-f44ad4506d2d>, July 31, 2022.
- 33 例见：John Gerring, Haakon Gjerløw and Carl Henrik Knutsen, "Regimes and Industrialization", *World Development*, Vol.152, April 2022, p. 105791
- 34 吴杰伟：《超越裙带政治之路：“民粹主义”与杜特尔特的“强人政治”》，《东南亚研究》2018 年第 5 期。
- 35 Albert O. Hirsch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mport-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82, No.1, February 1968, pp. 1-32.
- 36 James Putzel, "The Philippines: President Aquino's Four Challenges", *The World Today*, Vol.44, No.8/9 1988, pp. 155-158.
- 37 Branigin William, "'Crony Capitalism' Blamed for Economic Crisis",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6, 198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84/08/16/crony-capitalism-blamed-for-economic-crisis/d99e8760-087d-4d25-ad66-3d324150dc4d/>, August 1, 2022.
- 38 政治学研究表明，建立威权统治，往往需要统治者寻求狭窄的致胜联盟 (winning coalition) 的支持，提供更多的私人物品而不是公共物品。这会对经济增长的前景造成伤害。见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lastair Smith,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James D. Morrow, *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3.
- 39 Philip Arnold Tũaño and Jerik Cruz, "Structural Inequality in the Philippines",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Economies*, Vol.36, No.3, December 2019, pp. 304-328
- 40 见 Michael Beltran and Does Marcos Jr., "Have an Economic Plan for the Philippines?", *The Diplomat*, (May 19, 2022),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5/does-marcos-jr-have-an-economic-plan-for-the-philippines/>, July 31, 2022.
- 41 Reed John, "Philippines' economic tsar brushes aside fears of 'cronyism' under Marcos Jr government", *The Financial Times*, (June 22, 2022), <https://www.ft.com/content/06931f0f-d2d7-473b-98a6-551a108fc5a1>, August 1, 2022; 张松：《菲总统发表首个国情咨文聚焦经济》，《文汇报》2022 年 07 月 26 日第 4 版。
- 42 菲律宾进出口结构见 Asian Development Bank, *Philippines, Key Indicators*,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7.

- 43 Guild James, "The Economic Outlook for the Philippines Under Ferdinand Marcos Jr.", Diplomat Media, (May 17, 2022),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5/the-economic-outlook-for-the-philippines-under-ferdinand-marcos-jr/>, August 1, 2022.
- 44 达巍, 张翔:《“特朗普现象”与新自由主义政策范式的重构和变异》, 见王希, 赵梅主编,《重新认识美国:来自当代的反思》,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 夏涛, 叶坚:《巴西右翼民粹主义政府与民主政治危机》,《国外社会科学》2021 年第 3 期。
- 45 Putzel & James, "The 'populist' right challenge to neoliberalism: Social policy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51 No.2, 2020, pp.418-441.
- 46 Baldwin, Richard, The Great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Rodrik, Dani,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16, vol. 21 No.1, pp.1-33.
- 47 有人将这种转向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但学界对此仍有较大争议。例见 Venugopal, R, (2015), 'Neoliberalism as Concept',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44 No. 2, pp.165-87.
- 48 Doner, Richard F., and Ben Ross Schneider, "The middle-income trap: More politics than economics", World Politics, Vol. 68 No. 4, 2016, pp.608-644.

《区域观察》

<p>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p> <p>海淀区清华园 1 号 中国, 北京 100084 清华大学中央主楼 205 室 电话: +86-10-62787747 官方网站: http://iias.tsinghua.edu.cn/</p>	<p>协调人: 张静</p> <p>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辰熹、石靖、杨崇圣、周燕、段九州、袁梦琪、 傅聪聪、雷定坤、熊星翰</p>
<p>未经授权, 请勿转载, 引用请注明出处。</p>	